

春荒

周而復著



華夏書店發行

春
荒

周而復著

華夏書店發行

春
荒

有 所 權 版

著 者 周 而 復

發 行 人 韓 近 庸

發 行 者 華 夏 書 店

上海白克路五二三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出版

目次

春 荒	一
山	一八
雪 地	三三
第十三粒子彈	五一
村 選	六八
一個日本女性塑像	九〇
夜 襲	一〇四
模範班長	一一九
後 記	一四三

春 荒

沒有陽光，沒有溫暖，陰森森的冬天的下午……

灰濛濛有一萬重憂愁似的天空，低低地覆壓着太行山上留着殘雪的起伏的山槽，空氣的寒流封鎖了空寂的山谷。赤裸裸的山野無遮掩地望不見盡頭，只是山坡上窪地旁一叢叢黑須須的枯盡了的聚樹，骨格稜稜的支持着山谷裏的荒涼。一切的生物都彷彿死亡了一樣，到處看不見一點生的氣息，惟有山下一條河灘兩邊的那一塊麥地，出人頭地的露出嬌嫩的矮小的麥苗，抵抗寒流不斷的侵襲，傲岸地直面对着鉛樣的天宇；要不是浮盪來一兩聲怯寒的飢餓的狗的吠聲，絕想像不到山坡下的村落裏還住着不少的人家。

張銀牛媳婦按着榆樹皮的那隻手凍得僵直了，她放下斧頭，把兩隻手合攏來成一個半圓形，用嘴哈了幾口熱氣，使勁地搓了搓，血球才又在皮膚下面靜靜地流動起來，手指恢復了知覺。她軟弱地又拿起斧頭來，一下下捶在魚鱗樣的黑烏烏的榆樹皮上，慢慢龜裂開來。她使勁一扯，一長塊潮潤潤的樹皮絲絲地從樹身上拉下來，透出一陣輕淡的陰濕的木質氣味的清香。她把表皮較爲乾枯了的扯了一

些下來，用手拍拍，落了一地的乾燥的烏黑的碎末，然後才把它投進她膝蓋旁邊的菜籃裏，旋即又拿起斧頭來。

張銀牛他娘痛惜地把她扔在地下的那一塊樹皮拾了起來，鼓起癢癢的兩腮，憤怒地斥責道：

「這樣囑咕（壞的意思）的年景，還不知道愛惜東西，你看——」她把拾起來的樹皮指給她看，「這樣好的樹皮就不能吃嗎？前生沒修好，今生才這樣受罪，看你今生再糟塌東西，來生連樹皮草根也吃不上嘴哩！」她哼了一哼，輕輕地冷笑了一聲。

「那塊可不沾了，碾不出粉來……」張銀牛媳婦以建議的口吻小聲小氣地說，怯生生的，怕激惱了她。

「誰們講的，這不是——」她細眯起深凹下去的困乏的眼睛，貪饞地審視着那一塊乾枯盡了的樹皮，看看實在碾不出什麼粉來了，嘴裏却執拗地說，「可以嗎？」但是她終於把它放在地下那一塊樹皮裏去了，只留着燒鍋的命運。

站在旁邊玩弄泥土的冬兒，拾起祖母扔下那一塊樹皮，吃甘蔗一樣的細細咀嚼，給她從嘴裏抽了出來，罵道：

「餓死鬼投胎，幾百年沒吃過東西了，這樣囑咕的樹皮也是好吃的……」

冬兒哇的一聲啼哭了，給他娘拉過去，抽搦的聲音小了。

張銀牛他娘微微感到剛才自己過於吝惜，拾起來的那一塊還是不能吃，她薄薄的佈滿了皺紋的菜

黃的臉皮下面發起熱來，面孔有點微紅，像落日最後的餘輝映在蒼鬱的山巒上，她不好意思把話題岔開了去：

「昨兒晒在場上的樹皮要乾了嗎？起餵的時候該可以碾了……」

「不呢，俺剛才去看，還沒有乾透哩，碾不出來……」

「碾不出來，今兒個晚上那就不吃了？餓死的好，反正過了冬也過不了春，這年景，唉，天老爺收人，天老爺不叫人活，人總活不了，這是命裏注定的，沒想法……」她失望地握緊手裏那一塊樹皮，把手邊剝削光了的赤裸裸的樹身的樹身生氣地往旁邊一扔，準備死神伸手來把她留在瘦削的身上的殘餘的生命攫取了去一樣。唉聲嘆氣地像一座軟癱了的泥人一樣的無精打彩地盤起腿坐在蒲團上，自言自語地巫婆一樣的訴說著：「俺可活夠了，俺可活夠了，六十五歲的人，早死早好，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菩薩有眼睛，也不來收了俺去，眼一閉，腿一伸，什麼事也不管了，無牽無掛，只是——」她依戀地掉過頭去凝視着側面房子的窗戶說，「只是苦了你們，一輩子沒享過福，到頭來落得個餓死鬼……」

側面屋子裏的冷炕上躺着她僅有的一個兒子，張銀牛，他這兩天想出去找個短工做，來喂飽那空着的肚皮，但都是空着兩手垂着頭回來。現在躺在炕上，飢餓已把他推入了迷離的夢境。

張銀牛媳婦每天像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一樣，總要恭聽她婆婆底兩三遍的極度絕望的嘮叨，涓涓的細流一般的溜進她耳朵裏去，她有點聽得不耐煩了，憤怒地說道：

「你天天總說死呀死的，有什麼用呢？天無絕人之路，船到橋頭自然直，村裏這許多人沒有吃的，也沒有餓死一個人，就單單餓死俺們嗎？……」

「哼？你還年青呢，不知道民國六年的時候……」他的言語的水閘決開了一樣的滔滔地談着，「那時候災情還沒見今年重，水也沒見今年大，也沒見鬼子來燒掉俺們的糧食，唉呀，該死的鬼子，今年連傢什都叫鬼子燒了，房子，剩下這麼一間了，連風雨都不能避……」她瞅着鬼子六路圍攻掃蕩時候燒掉她的六間房子，只剩下側面那間靠裏面的屋子。悲哀和憤恨的記憶浪潮似沖擊着她衰弱的心房。「還活什麼呢？唉，那年子的災情比今年輕的多了，鎮上的店家都不敢開門，聽見親戚朋友熟人的聲音也不敢開門；一開門，飢民就沖了進去，見什麼搶什麼，搶到東西就往嘴裏塞，搶不到東西，沒見吃的，就到外村去討飯，挨飢受餓，沒有吃的，就倒在樹底下死了。東村那棵大樹底下就倒了四五個子，連屍首也沒人管……俺們村子裏的牲口都殺光了，羊吃的一隻也不剩，羊吃完了，就啃羊骨頭，把羊骨放在火上燒，燒焦又啃……」

「你啃過嗎？」

「怎麼沒啃過，有羊骨頭啃還算好的呢，有的連羊骨也撈不着呢，到處去討飯，你說那一家有飯吃呢？趙財主家有飯也不叫人吃，整天關着黑洞洞的牢門，連頭都不敢伸出來一下，人家命好，有什麼法想，縣裏派警察來也鎮壓不住，天天發生搶案……李冬冬家，光景好一點，還有點生糠，他娘拿出來碾，就圍上一堆飢民，一勁地盯着她，見她推過滾子去時候，就一窠蜂連忙抓一把生糠塞到嘴

裏去，你說，這成個什麼世界呀……不餓死人才怪得呢……你年紀青青的，懂得什麼，俺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多呢，……」她無力的輕輕的閉上薄薄的眼皮，絕望地低下了頭，披在她鬢上的雪樣的頭髮在寒峭的朔風裏飄浮着。

「現在的政府，和往年不同了。不會餓死人的……」

「不餓死人？」她驀地睜開眼睛，驚愕的光芒可怕地對着她兒媳婦，「不餓死人，還沒到時候。往後你看，——過了冬也過不了春……」往昔的記憶一幅陰慘的圖畫似的又展開在她眼前：她想起二十二前銀牛他爹出去討飯回來時，靜靜的倒在村東頭的街旁寂寂的死去的深刻的景象，一汪微熱的淚水飽漲起她底深陷下去的眼眶，接着她嚶嚶地啼哭起來了。

掛在她乾枯的沒有血色的黃臉上的一粒粒佛珠一樣追蹤地滾下來的淚水，使得張銀牛媳婦不解地楞住了：

「哭有什麼用呢，天上也不會掉下一粒穀子來的……」她叮叮的捶着榆樹皮。

「俺想起銀牛他爹，倒在街上，一伸腿就……沒氣哪！」

記起銀牛和他談過他父親在那年荒裏，死了的往事，她不再追問了，只是安撫地勸解道：

「過去的事，也講不回頭……」

劉婆婆底每天極度絕望的嘯叨，她由嫌惡而轉到同情了。

「銀牛！」

遠遠的從門外飛來這一聲急促的叫喊，叫聲逝去的時候，一陣急遽的腳音傳進了雜亂亂的院子來，門口那兒伸進交通站站長的黝黑的圓圓的臉子，他以搜索的眼光巡視了一下院子，見只有她們婆媳兩個在那兒，就詫異地租聲粗氣地問道：

「銀牛呢？」

「做啥呀？」張銀牛他娘問。

「出差，抬鐵軌，前兒個咱們隊伍又去破壞了鐵路，拆下來的鐵軌沿村轉送，送到後方去……」

「哎喲，他出去了……」

「到那兒去了？」

「他出去沒見吭氣，說不清到那兒去了。」

「啥時候回來呀？」

「說不上啥時候回來，你找別人去吧……」

「找別人，俺村裏要發動四五十個子差呢，要個個找別人，誰們去抬？他到那兒去了，俺找他……」

他移動步子向側面屋子的方向走去，張銀牛他娘有點慌張了，咕哩咕嚕地說：

「他向村東去的，恐怕到鎮上去了。今兒個不是劉家坪的集嗎？」

「哦，」他底步子停止在側面屋子的外面，掉過臉來，嚴峻地說，「回來叫他趕快到交通站

去……」

「唔，回來告訴他，」她目送交通站站長走出大門，壓制在胸中的跳躍著的野火一樣的激怒不可遏止地漫延開去，「餓的都沒見吃，還要抬什麼鐵軌呢，銀牛餓的躺在炕上，都不能起來，還叫抬東西走一二十里子道，真虧捺子說出口，人不餓死也要累死了。……」

「也難怪捺子，他負責交通站的責任，送鐵軌到後方去造刀槍打鬼子，這是抗日工作啊，他家裏也沒有什麼吃的……」

「那趕快叫銀牛去，這是抗日工作呀，」她用鼻子長長地哼了一聲，「俺看你也學着他們用大帽子壓俺了，這樣對待男人，不睜開眼看看，男人餓的躺在炕上走不動嗎？沒有良心的東西……」

「俺也沒見叫他去。」

「那你說這些話是啥意思呢？」

連續的災難使得張銀牛他娘底脾氣一天比一天乖張，饑餓驅使她聽什麼話也不入耳，看任何事也不順眼。她兒媳婦給質問得不敢答上話來，只是垂着缺乏營養素的七月雪雨天一樣的面孔，默默地捶着遍體傷痕的榆樹。悄悄地，只聽到斧頭捶在樹皮上叮叮的音響，和她們兩個底沒力的嘆息一般的呼吸。這樣的靜默沒能保持多久，給她喃喃的自語沖破了沉默的巨網。

「還是東村貴發他們好，一家子全到城裏去，一天吃三頓大米稀粥，還有白菜豆腐呢。什麼心也不要煩，也不會餓死……。」

她兒媳婦知道回到敵人佔據着的縣城，貴發他們逃荒去是沒有好結果的。她想解釋給她聽一聽，但又怕因此引起她絮絮不休的嘮叨和那無來由的氣憤，講到旁邊的話語又吞了回去，保持着小心的沈默，讓牠獨自個人嘮嘮叨叨下去：

「……他們說是三頓大米稀粥，誰知道是真是假的。鬼子這麼好，真的連一個錢也不要嗎？有這麼好的事……」她有點撲朔迷離了，在她心中燃燒起來的希望又正餘留下一堆發白的灰燼了。

張銀牛從屋子裏走出來，邁開饑餓的蹣跚步子，走到院子的中央，無力地坐在剝光了身子的榆樹上去，空洞的肚子裏掀起一陣難忍的絞痛，飢餓吸去了他身上一切的力量，使他沒有勁來抵抗絞痛的侵襲，頭爆炸開似的四射出火星，昏昏沉沉的倚靠到樹枝上去。許久許久，他才從難忍的絞痛裏鎮定了下來，額角上滲透出晶圓明澈的汗珠來。他有聲無氣地問道：

「剛才誰們來叫喚了半天？」

「還有誰，就是拴子……」娘提起拴子彷彿聽見仇人底名字一樣的憤慨。

「他來做啥呀？」

「有什麼好事……」她沒說下去，怕他知道了要去。

「來叫你出差呢，抬鐵軌，沿站轉送的……」媳婦接了上去。

「哦，今兒個輪到我的班……」他站了起來。

「做啥呀？」娘惡狠狠的瞅了兒媳婦一眼，警告一般的對她撇了撇嘴。

「俺去看看……」

但他娘底帶着譴責口吻的言語止住了他底躊躇的步子，而堅實的乾腦髓的土地在他的腳下旋轉起來，他有點辨不清方向，扶着用土坯堆砌起來的土牆站了下來，待了一會，歎然地邁着無可奈何的步子走回原先坐的地方去。

「我說，銀牛，俺們還是到城裏去吧，待在家裏還不是守死，俺昨天晚上聽見他們說，城裏鬼子開了粥廠，一天三頓大米稀粥，還有白菜豆腐呢，專門爲了救濟俺們難民的。蹲在家裏飯都沒有吃，還要出什麼差，不如全家到城裏去住，落個乾淨……」埋葬了的希望又在她底胸中抬起了頭。

「不要聽他們的鬼話，那裏有這麼便宜的事。到鬼子佔的地方去當亡國奴，沒有好收成的……」

「總比在家裏餓死的強……」

「就是餓死也餓死在這兒，俺不到鬼子住的地方去，受鬼子的壓迫，你要去你一個人去，這兒餓不死俺們，這許多人總會有辦法的……俺聽他們說政府在借糧呢……」

「貴發他們到城裏去也沒見什麼不好。」

「你怎麼知道的？」

「他們說的。」

「你要去你一個人去。」

「俺活夠了，六十五歲的人還死不得，早死早好，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菩薩有眼睛早點把俺收

了去，什麼事不管，由你們去……到城裏去也不過是爲了你們……」

絕望的眼淚哽住了她，兒子的堅決不移的態度給她沒有再說話的餘地了。

銀牛媳婦把在外面和村裏兒童團們一塊玩着木刀的多兒叫了回來，走去揭開熱騰騰的鍋蓋，露出一鍋雜混合榆樹粉的土黃的餅，那上面還浮着一股誘人食慾的糖的香味，多兒不等他娘把餅子給他弄出來，就逕自伸下伸烏黑的鐵一樣的小手到滾燙的鍋裏去取，也不怕燙灼了嘴皮，急忙地一口又一口地吞下去。他們剛拿起餅來，他底一個便完全下了癩癩的肚皮，又拿第二個去了。她在旁邊喝道：

「真是過荒年了，慢慢的吃啊，不成材料的東西，那個還要留在晚上吃呢……」

他底烏黑的鐵一樣的小手在鍋台猶豫了一忽，旋即畏怯地拿起一個來，靠着炕沿不聲不響地小心地慢慢細嚼起來。祖母望着他那付可憐的面相，淚汪汪的要哭出來的樣子，怨天尤人地七分愛護三分生氣的說道：

「誰叫你的命苦，不沾氣，投到俺們家來，也不睜睜眼睛，投到一個好一點的人家去，也不受這個罪了，連糠也吃不周全……噯，你遲投生幾年也好了……」

他被祖母底溫存的柔和的話語講軟了，稚嫩的心苗上蒙上一層灰黯的哀愁，飽孕在眼眶裏的熱淚，決了堤一樣的流了下來，一粒一粒的悲悽的淚珠落在小手裏的土黃的餅上，濡濕了它。他彷彿忘記了饑餓一樣的，又好像是已經吃飽了一般的，餅塞在嘴裏，可吃不下去了。其實因爲今天餅裏塗雜了過多的榆樹粉，木渣木渣的嚥不下嚥子。大家都吃完了，他那一一個餅還有一半捏在手裏，一會嚼這

麼一點點。娘指着他那小鼻子惡聲惡氣地責罵道：

「還不快点吃，眼下有的吃不吃，待一會又要跟前跟後的鬧餓了……」

「俺吃不下了……」

「吃不下，不要吃，待一會要鬧餓呀餓的，就抽死你。你死我就好了，少掛一付心腸……」

他哭噎噎地把剩餘的餅慢慢吞下去，娘倒了半碗清湯給他：

「多喝點湯就嚥下去了，死小子！」

第二天，村裏李文成全傢向敵人佔據的縣城裏去了，夾着包袱，背着被子，逃荒的行列消逝在遙遠的山的那邊遼闊的平原去了。城裏有不化錢吃大米稀粥的謠言像是瘟疫的病菌似的迅速地傳染了村裏的每一家的人家。整個村子陷入於動盪不安的境地裏去了。有的人要馬上隨着就去，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穩健的人則以為等李文成他們到了城裏去以後看看真實的情形怎麼樣再決定行止。張銀牛他娘就是竭力支持這種意見裏面的一個人，雖然家裏並沒一個附和她的，她却自言自語地下了等待他們回來看看情形再決定的結論。

村長手裏拿着一大疊難民調查表，耳朵上夾着一隻細細的鉛筆，走了進來。後面是村農會主任和白衛隊分隊長，他們臉上浮着失望中忽然得到某種滿足的勝利的微笑，興沖沖地向張銀牛他娘問道：

「銀牛在家嗎？」

「又有什麼事呀？是出差不是？」她臉上擺出一副厭倦的樣子，不耐煩地問他們。她想知道什麼，

事情以後再斷定告訴他們銀牛在家還是不在家。

「不出差，有要緊的事情。」村長摘下耳朵上的鉛筆說。

「那是做啥呢？他出去了。」

他們移動腳步要向外走去。

「究竟是什麼事呀？」

「區上翌日個發下難民調查表來，叫俺們村子里難民填的，聽說要借糧食給難民吃，別的村里都填好報上去了。」村長一邊向門口走去，一邊這麼說。後來他想想銀牛不在家，就是跟他娘說一說也是一樣，就躊躇地站了下來。

「填表借糧食啊……」她驚喜地連忙轉過身子來，愁苦的乾巴巴的臉上頓時漾開一層層水紋一樣的微笑，羞慚的轉過口來說：「你們屋裏站一會，外邊可冷哩，銀牛講出去，還沒走呢，俺去叫他去……」

這時銀牛在屋子裏聽見他們講話，自己走了出來。村長把鉛筆在嘴上一濡，筆尖上堆集了泡沫似的口水，在表上寫下張銀牛的名字，按着表上一欄欄的，邊問張銀牛邊填寫上去。在「缺幾個月糧食」這一欄裏，村長寫下了三個字：「五個月」。張銀牛他娘瞅着他們寫完了表，她把村長拉過去，低低的問道：

「真的發糧食嗎？」

「那可不定，人家區上還會哄咱們老百姓嗎？」

「啥時候發呢？」

「借糧食呵，什麼時候區上還沒有見規定，總該不遠吧……把表送上去，區上看各村的情形才分派糧食呢……」

「這真算做好事，修子修孫……」

張銀牛他娘每天無休止的極度絕望的嘮叨逐漸地減少了，死的字眼也在她底語句裏不佔據主要的位罝，代替的是焦灼的期望。脾氣也柔和起來，她常常到村長家裏去探聽借糧的消息，以至於使村長感到厭煩了，她還是耐心地前去探詢。

在張銀牛他娘焦灼的期望裏，村里的糧食借貸所成立了。區裏的執行委員，本村的農會會員張大全擔任了糧食借貸所的主任。二月十八日的晚上，村里的每一家難民得了糧食借貸所的通知，第二天早上到糧食借貸所去借第一次的糧食。天才毛毛亮，泛濫着丁香色的曙光的時候，就有人肩上架着口袋向糧食借貸所裏走去，一屁股坐在院子的冰冷的青石的台階上等待了，到了吃早飯的時候，難民陸續地才到齊了。張銀牛擠在人堆裏望着張大全手裏拿着一個紅色簿子和一疊借約和領糧證，走向大夥面前來，他做了一個簡短的報告：

「……俺們要知道今年爲什麼能夠借到糧食，就是因爲現在的政府和從前的不同，咱老百姓的困難就是他們的困難，他們給俺們設法解決問題。俺們不要悲觀失望，以爲餓肚子沒有法想，對抗日工